

我在外文系求學的回憶

文·圖／陳俊啟

我是民國66年由政大西語系降轉進入臺大外文系二年級就讀，所以我的年紀比大部分同學稍長，沒有過杜鵑花城新鮮人的大一生涯，而且，要補修許多必修課，也有一些和大部分同學不一樣的校園生活經驗，有同有異，謹在此分享讀書期間對同學和老師的印象。

進入外文系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班很大，本地生70名，加上僑生及轉學生，我們班大約有120個同學，我當過班代，但實在是無法將全部同學記得很熟，所以上課或辦活動都是大工程。同學有各路英雄好漢，尤其往往有所謂「不是人的人」。其實在台中一中時就已理解到人外有人，一個群體中有

一小部分人是極為優秀，出類拔萃，是我輩資質中上的凡人追趕不上、望塵莫及的，進來臺大體會更深。我發覺有同學竟然在閱讀原文本的書籍，如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、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或其他如較為玄思的牟宗三的著作，我們從中部頂尖學校來的學生，也讀了不少書，但是面對這類「不是人的人」的衝擊，要嘛就自甘墮落，要嘛就只好努力跟上。我後來鼓勵學生及自己的小孩，要念有同儕壓力的學校，才能從中學得如何見賢思齊，如果不能並駕齊驅，至少是鼓勵自己勉力為之，提升自己的眼界及能力。這是我念臺大很深的感受，也影響了我大半輩子。從同儕處的獲益不見得亞於師長



畢業旅行（約1980）留照——都是青春年少！
（我在中排右起第三位）



幾位當年住長興街臺大男一舍同學的合照。（約1981）

輩的教誨。

以下就記憶所及，談談印象深刻的幾位老師及他們所教授的課程。先提入門的「文學作品讀法」，這是朱立民老師教的。這課程主要是引領進入大學從事文學研究歷程的同學，理解並熟悉如何閱讀研究西洋詩歌小說及戲劇。初高中（尤其在台中一中讀書時）受到一些老師的影響，對文學產生興趣，廣泛閱讀，但其實是沒有方法也沒有系統。這門課教導學生如何面對文本，如何切入、詮釋文本的種種面向。這是批判性閱讀，也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基礎。我後來能到美國研讀英美文學、中國文學，學成後在中文學界教書，外文系這門課的訓練及奠下的底子極其重要的。另外則是齊邦媛老師所授的第二年「英國文學史」——主要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。印象中齊老師一次課可以上到100頁左右（或更多），對大三的外文系學生來說，用英文上課，而且每週上課範圍份量這麼大，真的是煉獄，尤其到了期中或期末考。不過也熬過來了。回臺教書後有一次到中央研究院開學術會議，政大陳芳明老師帶著我向齊老師請安，齊老師一聽是外文系學生，轉身向另一位學者介紹我，很得意她的學生也一起在學界努力。我倒是有些忐忑，因為我在齊老師的課表現並不好。但教書久了，也明白作為一個老師最大的安慰即是看著自己的學生學有所成，或能在社會上立足貢獻。

還有兩位老師及他們的課一定要提的。王文興老師的「小說選讀」是熱門、膾炙人口的課。王老師的課排在星期六晚上6點到9點，地點在文學院演講廳。這是可以容納近200人的教室，每回上課都滿座，連走道都坐滿了學生（包括別系）或校外好奇或有心的人士——這是鄉土文學論戰的年代。對比現今學生上課出席率不佳或不熱衷文學文藝活動，回憶當年上王老師的課，常令我唏噓不已——現在大概只有像陳文茜的演講才能聚集這麼多聽眾在週末吧？王老師上課採取的是所謂「細讀」（close reading），一字一句都要我們斟酌作者可能的企圖及其所使用的表達手法。以往讀文學作品囫圇吞棗，大而化之，一開始實在無法適應，不過一年下來，也了解並掌握了閱讀的基本態度——所有對文學的討論都必須立基在文本的閱讀上。上過王老師的課，也比較能理解為何王老師的小說創作是如此字字斟酌，每天僅有數百字的進度。王老師常說，作者苦心孤詣地斟酌精心創作，難道我們可以輕易地在三五分鐘讀完就掌握到作者的用心？我不知道王老師的細讀法是否有配合顏元叔老師當年所提倡引入的「新批評」（New Criticism），只是上他的課所受的「訓練」對於我後來赴美攻讀英美文學、中國文學，以及學成回來教書都有深遠影響。上王老師的課時，正是鄉土文學論戰開展的時候，我個人還在耕莘文學院聽王老師演講，也見到不



2022年10月畢業40週年重聚。（應是41年，因疫情延後一年。中間是彭鏡禧老師）

同意見唇槍舌劍，甚至刀光劍影的交會。我這個世代上大學的階段（1970末80年初），恰好是臺灣現代主義文學已然發展成熟，正在逐步挑戰既有文學體制、產生巨大變化的時代，也算親身經歷了臺灣文學蛻變的重要時刻。我要去美國讀英美文學碩士，還是請王老師幫我寫推薦函的。記得他把我和另一位準備讀比較文學的同學游文嘉找到研究室，鼓勵我們兩人的「斗膽」（我的話）到美國念英美/比較文學，並剖析了爾後繼續研究以及人生規劃的可能方向。我到美國後，也找時間寫信和老師請安、報告讀書及生活的近況，或就學業及生活尋求指導，王老師

也都有回函，一點沒有老師或大作家的架子。回來後有機會碰到王老師，他竟然對我還有印象，讓我很感動。

另外有位老師讓我到今天仍歷歷刻在腦海的是朱炎老師。朱老師上歐洲文學史，他上課帶一點點口吃，感覺他有滿腹學問想要傳達給學生的熱烈心腸。我不能忘懷的是，在第一學期放假前，他在課堂上宣布，假期中可以在宿舍帶領同學一起研讀歐洲文學的重要典籍，Erich Auerbach的*Mimesis: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*。印象中有十來位同學每週固定一天早上到老師宿舍跟著老師細讀“Odysseus’ Scar”等

章節。一般在大學中，尤其像外文系學生人數多的大班，師生間的關係往往比較生疏，像我對於我的導師都沒甚麼印象。而像朱炎老師這樣的重要學者，卻願意每週用一早上時間「陪大學部的公子小姐讀書」，讓我到今天仍無法忘懷。

談外文系的求學歷程不能不提「中國文學史」。在朱立民及顏元叔兩位先生劃時代的外文學程安排下，外文系學生須修習兩年「中國文學史」，強化其中國文學的程度。授課老師都是中文系優秀的老師，我的中國文學史分別是最近過世的林文月老師和吳宏一老師教的。當時林老師已是校園的一則傳說。她上課一貫的溫文儒雅，娓娓道來，先不論內容豐富與否，只看著、聽著林老師的優雅舉止及聲調已成了難以忘懷的記憶。吳老師上課的氣氛活潑，用極能激發同學的語調，引領我們進入中國唐宋文學的殿堂。吳老師個人也從事創作，我就受到他的影響，更加注意到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。我先後在靜宜、東海、暨南、中正的中文系任



陳俊啟 小檔案

臺大外文系 1981 年畢業，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英美文學碩士，俄亥俄州立大學中文碩士、博士，先後執教靜宜大學、東海大學、暨南國際大學、中正大學等校中文系，2023 年初自中正大學退休。

教，尤其退休前十多年教授中國文學史（一般大學中文系的中國文學史一年6學分，當年臺大外文系則是兩年12個學分），更能感受當年朱、顏先生的高瞻遠矚（「只是朱顏改」），為外文系同學鋪墊了中國文學的基礎，在研讀西洋文學的同時也不忘本，更能作為研究思考的相互參照。這也是我除了原本對中國文學的強烈喜好及興趣外，能以外文系背景轉攻中國文學專業，並在中文系教書的一點「資本」。

在臺大念外文系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，借此一隅談談臺大求學往事，有些事依然歷歷在目。限於篇幅，集中在老師的身教和上課的收穫，及於我後來在學院教書相關的影響，不免省略了豐富且多采多姿的「青春歲月」，還請讀者見諒。（本專題策畫／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&法律學院楊岳平教授&生農學院李達源副院長&管理學院黃恆獎副院長&政治學系蘇彩足教授）

後記：初稿完成後。驚聞王文興老師過世的消息（2023/10/3媒體的報導），不勝感慨懷念，藉此文致哀並致敬。